

## 宅居,在书香里阅读春光

□杜明芬

樱花开了,春在眼帘间开始绽放柔情。流云闲散,落了一两朵在门槛窗扉上,美景入眼帘,人也轻松了许多。今年的人被疫情逼停了离开的步伐,但柔春的足迹却从未搁浅,只是不再如往年一般四处游走。

宅居在家觉得时光清闲,于是读本好书愉悦自我,写句温柔的诗赞美生活,春天的景物便藏在了书页间。

读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,像是在读一株蚕豆花。柔和的紫色是芸娘的眼睛,盛满了深情的目光。我总觉得平淡中的温和会让人感到惊艳,而芸娘便是这样一种女子。我不曾见过她,却可以从沈复那情丝满溢的文字里读出她的美丽贤淑、风雅感性。她才华横溢与沈复心意相通,她温柔小意如水一般通透。他们的生活虽清贫,却并未不起波澜,他们会吟诗、郊游、聚友……平

淡的生活,有了芸娘这样的女子,便不会寂寞。她是沈复生命中的一抹紫色,柔和到极致,令人无法割舍。如此,沈复曾感慨的“从此扰扰攘攘,又不知梦醒何时耳”之言,也就并不奇怪了!

读林清玄的《心美,一切皆美》,像是在读田野间的一株碎米荠。星星点点的花朵装点着春色,而这都是生活中串起来的美好瞬间。林清玄说:“你的心美丽了,你看到的世间一切都美,如果你的情感深厚,你会觉得世间万物都很深刻”,我深以为然。用一颗柔软的心看万物,不管经历怎样的酸楚,都觉得心间有半两温柔作底。世间有许多小美好,如用春水煎茶,如与久未见的人重逢……细碎的小事会聚成大海,美好会一踵接着一踵而来。看似不起眼的碎米荠,只要连成一片,就会让无数人瞩目。

读余秀华的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,像是在读一株随处可见的繁缕。她的诗句像洒满大地的星芒,如她一般在人间摇摇晃晃。我只以一位诗人的名字认识她,而非是其他。觉她是繁缕,只因她是万千不幸人中的一个。她写“我应该是在红尘受够了疼痛/才敢一刀一刀把它们还给大地/轻风/和黄昏”,她也写“我的渺小不是一场雪/漫不经心的理由”,她的诗歌里有爱情、亲情和生活磨难。这株繁缕上开出的每一朵花都有一个故事,里面包含着生命的纯粹。“在喂完鱼以后,南风很大,大朵大朵的蓝被吹来”,而我在一片蓝之中看见了生活!

春光已醒,寒冬深眠,不如藏朵春花书页间。细细品读,你会发现生活的精彩片段都在墨香的褶皱间。所以请用一颗欢喜心在书香里阅读春天。



## 抢修现场急

口鼻遮紧密  
消毒洁其身  
防疫先行做  
复工追早春



## 阳光业扩暖

阳光承业扩  
服务尽真情  
微小企难困  
电来扶助行



## 冬奥工程忙

京城办冬奥  
时刻不能停  
电网复工上  
金秋报捷听



## 新闻宣传稳

疫情鏖战紧  
舆论混虚声  
宣传多形式  
引流树正名

## 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/画 冷冰/文

本版邮箱:

zhoumolvyou@126.com



## 《战“疫”中的平凡人》沙画作品

□赵雪

## 三月的阳光

□布日古德

去给韭菜园作序  
跋成稿于五月  
这一部桦树叶儿  
分三个章节、一段小引  
贮存、晾晒、讲述  
三月的阳光

我把三月的夜晚  
梳理成女人的辫子  
每一条都留下一丝记号

比如:达赖湖的女人  
比如:阿巴嘎的女人  
比如:给羊挤奶的女人

每一寸版图上,都藏着  
一把套马杆,让喜欢  
我的女人或者我喜欢的女人  
骑在马背上天地合一  
四蹄生风  
洄游

阳光小花那样散落在草原上  
血和雪被小山羊、小羔羊  
咩咩成  
热烈、火爆的萨日朗  
白的在羊肚子底下  
红的在额吉、琪琪格的头上

一千里的逐水草而居  
一千里的干牛粪、奶茶、手把肉  
一千里的锡林河、诺恩吉雅、蒙古人

## 鸟丹

路过时  
每一个梦  
都戴在皇冠上  
乌鸦远远地

报喜鸟  
越飞越近  
挨着贴胸的炉火  
你的眉毛

触动着我  
每一行金句

千万匹生动  
白色为大  
留下的枣红、铁青  
藏于呼麦长调中  
清脆、婉转是  
俯冲下来的

一只云雀

含着一滴水珠  
细腻、饱满而淑静  
此时,初心裸露  
献上一条哈达比小草还冲动  
一位三十年前的女人  
早就是红山湖里  
半开不开的荷